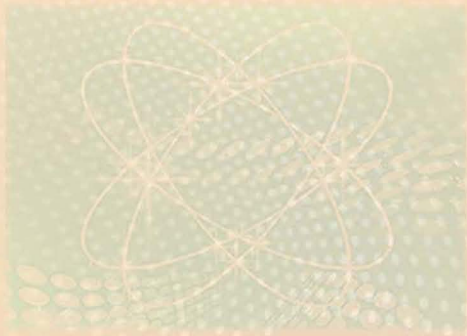


文史风景线

⑥1

明英宗朱祁镇(下)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 编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文史风景线

⑥1

明英宗朱祁镇(下)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 编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英宗朱祁镇/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修订本. —喀什: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2007.11
(文史风景线)

ISBN 978-7-5373-1465-7

I. 明... II. 北... III. 明英宗—生平事迹—青少年读物 IV. K827
=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68981 号

文史风景线 明英宗朱祁镇(下)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 编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出版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二巷 1 号 邮编:830049)

廊坊市华北石油华星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787mm×1092mm 32 开

印张:600 字数:9000 千

2007 年 12 月修订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978-7-5373-1465-7 总定价:2560.00 元(共 100 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同承印厂调换

前言

21 世纪是教育的世纪。教育兴则国兴，教育强则国强。

21 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的增长，离不开文学与历史的锤炼。

文学，能够增强民族凝聚力，丰富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提高人的综合素质能力；历史，能够传播历史文化，提高人的历史素养，培养新时期下的人文精神，塑造人的健康人格，铸就新时代的民族灵魂。

21 世纪的文学与历史教育，应该互相渗透，有机结合，使历史与文学完美统一。

正是基于这一点，在新课程改革的形势下，为了贯彻素质教育，充分体现国家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思想，培养学生成为社会合格人才，我们组织了一些历史与文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共同编写了这套丛书——《文史风

景线》。它主要介绍了历史与文学方面的知识,包括我国历代帝王的风云一生、中外历史人物的介绍、外国文学精粹、中外文学发展史话与理论漫谈以及部分文学大师的作品介绍。内容翔实,涵盖了古今文化、历史的各个方面;知识性、趣味性、学术性兼备;语言准确、生动、深入浅出、雅俗共赏,适合广大学生阅读。

在编写过程中,难免在细节方面有不足之处,在此只希望尽我们微薄之力,给广大青少年朋友的学习与生活提供必要的帮助。

编 者

目 录

第五章	保卫北京·····	1
第六章	夺门之变·····	28
第七章	复辟王朝·····	87
第八章	裕陵主人·····	132

第五章 保卫北京

—

英宗于八月十五日被押到也先弟塞刊王的营地雷家站（今河北新保安）。当塞刊王准备盘问朱祁镇时，他却反问道：“你就是也先？或者是帖颜帖木儿？塞刊王？大同王？告诉我，你是谁？”口气之大，让塞刊王吃惊不小。他赶快告诉也先：“我捉到一个人，这人很奇怪，说不定是大明天子？”也先连忙派了个还留在瓦剌军中的明朝使者去辨认，结果果然是明朝皇帝。也先非常兴奋：“我常常向上天祈祷，希望大元一统天下，看来今天要实现这个愿望了。”

对于怎样处置明朝皇帝，有的人认为应该杀掉他以泄私愤，不过也先的弟弟伯颜帖木儿则力主留下。关于这一段历

史,《明史纪事本末》及《罪惟录》都记载如下:

伯颜帖木儿说:大明天子从云空中而下,万死之中镞矢不沾,寸兵不及,这是天意啊!我们以往受他恩惠颇多,怎么能害他?应当报告中原让他们来迎归,大人岂不可得一万世美名吗?

最后,也先决定不杀朱祁镇,将他送到伯颜帖木儿营中关押,并由一同被俘的校尉袁彬和原先在营的明使杨铭与他作伴。这里伯颜帖木儿所说的这番话很可能是后人为了美化英宗,消淡耻辱感而杜撰的,不过倒也符合蒙古人敬天尚佛、尊崇天意的宗教心理。无论他的真实指数有多少,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也先的意图很明显,他认为要是杀掉了英宗就等于自绝于明朝,要是不能实现统一的计划,恐怕偏安漠北亦不能够。还不如留下作为人质,作为跟明朝外交周旋的筹码,这样谋取的资本将会更多。

十六日,朱祁镇让袁彬给朝廷写信,说明自己被俘虏的情况,以及让他们准备赎金来赎他。当夜这封信就被悄悄递进了皇宫,得知此信后,整个皇宫立刻震惊了,宫廷上到处笼罩了一片惊慌、恐怖的气氛。皇太后孙氏和皇后钱氏慌忙搜罗一些金宝文绮等珍贵财物,装驮了8匹大马,第二日清晨急忙派太监运送到居庸关外去寻找瓦剌军营,企图把英宗换回来。

起初,宫中对土木战败和皇帝被俘的消息严密封锁,没有

向朝臣宣布。不过随着从前线败退的士兵在北京街头的日益增多,整个京城上空都罩上了一片浓重的愁云。士兵们蓬头垢面、创伤遍体、血污狼藉、疲惫不堪的样子,告诉了人们前线的惨败。但问到皇帝的消息时,却个个都说不知道。朝臣们自发地聚集起来,议论着各种小道消息,个个疑惧交加,忧心如焚。

十八日,由于求赎之事毫无结果(英宗已被也先转移到了大同,前去求赎的太监连瓦刺军营都找不到),束手无策的皇太后只好先命留守北京的朱祁钰担起监国的重任,然后立即召集群臣商议战守对策。

八月十八日凌晨,百官齐聚阙下,“颇闻败报,私相告语,愁叹惊惧”,出宫之后,土木之役中侥幸余生的残兵败卒已陆续出现在北京街头,但见“军士奔归,疮残被体,血污狼藉”。土木惨败的消息已在京城传开,是无论如何也封锁不住的了。皇太后孙氏不得不在同日再召百官集于阙下,宣布了败报,回避了英宗的下落,命祁镇的异母弟郕王朱祁钰监国(祁钰母吴贤妃,时年 22 岁),权总万机,于午门南面而坐接见百官。皇太后又下诏书,立祁镇之子朱见浚为皇太子。皇太后这两项决定更证实了英宗被俘的传闻,“内外汹汹不自保”。到八月二十一日,皇太后正式公布了英宗被俘的消息,召集群臣商议战守之策,“群臣聚哭于朝”,一筹莫展。翰林侍讲徐有贞急忙

出班，鼓吹天命惑乱人心说：“验之星象，稽之历数，天命已去，惟南迁可以纾难”，提出了逃跑主义的方案。这种意见，很能代表达官、富户、巨贾的利益。

徐有贞，原名徐呈，苏州府吴县（江苏今县人）。宣德八年中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为人短小精悍，多智数，喜功名。凡天官、地理、兵法、水利、阴阳、方术之书，无不谙究。”是位既具备传统儒士的能力又颇带江湖术士色彩的封建官僚。他于“天文、风角、占验尤精究不倦”，有人批评说“此岂公职耶？”有贞却含笑回答“待职而后习，则已晚矣！”不仅不以此为嫌，反倒颇为自得。

有贞是位急功近利，权力欲极强的人。然而他的仕途却不顺利，久居下僚，直到正统十二年才迁侍讲。为求仕进发达，他不时以不可知的术数天命之说耸人听闻。正统十四年秋，见荧惑入南斗，私下对朋友刘溥说：“祸不远矣”，又急令妻子携家眷南归，妻子不悦，则说：不归，不为汉人妻矣，暗示大难将临。当也先率瓦剌骑兵入塞，祁镇决计亲征，大军临时，有贞指天象对亲近者说：“兹行也，必败。上不归矣！”英宗北狩，是天象与人事的偶然巧合，也正因此，土木之变后，有贞名噪一时。有贞侍君不得人臣之道，英宗亲征时，他并不直言谏诤，仅在背地散布失败情绪。当英宗北狩，国运危殆，郕王集群臣商议对策时，他又故伎重演，枉言天命历数，鼓动南逃，

更暴露了其“倾险躁进，每欲以智数立功名”，希冀柄用的骗子原形。

所幸，朝臣中还有于谦这样的干国英才，“救时宰相”。徐有贞南迁之议刚刚讲完，立即遭到兵部侍郎于谦的坚决反对，于谦大声陈述：“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故事乎！”于谦一语中的，谈到了要害。于谦的意见是正确的，如若南迁都城，必然助长也先的气焰，在刚刚战败，兵损将折，群情危疑的情况下，九边、北京都将不守，华北、西北将沦于蒙古铁骑蹂躏之下，最坏的局面只不过划淮或划江分治而已；如若放弃抵抗，实行南逃，英宗就没有回归的希望，北宋徽钦二帝的下场就是祁镇的结局。于谦的意见得到吏部尚书王直、内阁学士陈循的支持，“辅郕王居守”的太监金英对徐有贞“大声叱之”，轰出大殿。在于谦、王直、陈循、商辂、王信等一般官员爱国热情激励下，皇太后孙氏和郕王朱祁钰才消除犹豫不定的心态，决心保卫北京，并把战守重任托付于谦，谦“亦毅然以社稷安危为己任。”

于谦，字廷益，号节庵，浙江钱塘（今浙江杭州市）人。7岁时，有个僧人说他是“他日救时宰相也”。青少年时代的于谦就满怀救国救民的远大抱负，家中收藏着文天祥的画像，喜欢诵读文天祥的诗文，仰慕文文山那种“殉国忘身，舍生取义”的爱国精神。永乐十九年于谦中进士，宣德朝任御史。后来

曾巡按江西，昭雪冤狱，巡抚晋豫，安抚流民，政绩斐然，很孚众望。正统十二年晋升兵部右侍郎。土木之变突发，君俘国辱，明王朝眼看就要重蹈赵宋覆辙，他不想让历史悲剧重演，奋然肩负起挽狂澜于即倒的重任，从受命膺负战守重任，到十月初瓦剌骑兵再次大举进犯，在短短的 40 天里，与主战派官员们一道，雷厉风行地刷新内政，整饬武备，识拔人才，加强防务，使死气沉沉的封建国家重又振作起来。于谦的最大贡献在于把官民将士从惊慌失措的失败主义情绪中拯救出来，使之焕发精神，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当也先带领瓦剌骑兵在十月初兵临北京城下时，所面对的已不是君昏臣暗、武备废弛、毫无战斗力的大明帝国，阻在他面前的是众志成城钢铁堡垒。也先的讹诈诡计无从施展，强攻硬打更无便宜可赚，只好垂头丧气返回漠北，并且要重新认真地考虑同明朝的关系问题。

土木之役，明朝“京师劲甲精骑皆陷没，所余疲卒不及十万，人心震恐，上下无固志”。于谦受命主持军务的第二天，便立即奏请郕王朱祁钰调南北两家、河南备操军，山东及南京沿海备倭军，江北及北京诸府运粮军以及宁阳侯陈懋率往浙江、福建剿捕起义军的明朝官军急赴北京回防。同时又下令移通州仓粮储入北京。通州，在北京东 60 里处，是京杭大运河北端的重要城镇，每年由运河北运的漕粮有很大部分收储在通

州仓,由户部仓场侍郎负责管理收支。土木之役后,通州仓积粮尚多,有人担忧通州难以守御,积粮必为也先所掠,因此建议焚毁。当时正在北京公干的应天巡抚周忱提出异议,他说:通州“仓米数百万,可充京军一岁饷,弃之可惜,不如令自取之”。于谦十分赞赏这一方案,即刻奏准朱祁钰,调集顺天府500辆大车运通州粮进京,并鼓励“运粮二十石纳京仓者,官给脚银一两”。又令“文武京官自九月至明年五月粮,预于通州取给,军人给半年”粮。差出都御史陈镒、都督同知武兴、都指挥杨节具体负责运粮事宜,而新选丁余、旧操舍人、守城匠人、门军伙夫及民壮乡勇自愿报效运粮者,分别给以白银和布匹的赏赐。由于决策果断,措施得力,通州仓粮储,很快便运入了北京。各地勤王军队陆续开往北京,城内又有较充足的粮食储备,人心渐趋安定。八月二十一日,于谦被任命为兵部尚书。

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二十三日,朱祁钰御午门左门代理朝政,右都御史陈镒联合群臣启奏郕王说:“罪恶滔天,擢发难数;怨声动地,粉骨莫偿;虽三丈之童,恨不能寝其皮、饮其血;六军之父,皆欲剝其心、剖其肝。虽汉之石显、唐之仇士良、宋之童贯,罪恶未有若此之甚也。虽万死犹有余辜,天地不容,神人共怒。”虽然王振已死,但余党仍在,不诛灭其九族无以谢天下。

此言一出，所有大臣一齐跪伏在地，涕泪横流，齐声高呼：“天子蒙尘，吉凶未卜，不诛灭王振九族，臣等誓死不起！”

随着一块块白色朝笏的上下晃动，郕王只觉眼花耳鸣，浑身热血突突直跳，恨不能一步逃回郕王府，早点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正当郕王心生退朝之际，朝堂轮值——锦衣指挥、王振的心腹死党马顺一步闯入殿堂，对跪伏在地的群臣厉声呵斥：“王司监生前，连万岁都呼称先生，如今王司监为国捐躯，尔等竟敢在他身后蛊惑生事，当真是活腻了不成？”说完，用手遍指群臣：“老鼠走猫道，你们好大的胆子！”

群臣早就对马顺恨之入骨，见他死到临头犹自嘴硬，再也不能忍耐下去。给事中王竣突然一跃而起，抓住马顺的头发，一双血红的眼睛死死盯住马顺，破口大骂不已：“你这个可恶的贼子，屎壳郎拴在鞭梢上，只知腾云驾雾，不知死在眼前，我打死你这个狗娘养的！”言毕，一记重重的耳光打在马顺脸上。

马顺何曾受过此等羞辱，见王竣突然发难，刹那间清醒过来，一把扭住王竣，将其摔翻在地。群臣见马顺如此张狂，顿时一拥而上，笏牌、朝靴没头没脑砸在马顺身上，边打边喊：“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

马顺虽是赳赳武夫，奈何一人难敌百手，哄乱中，马顺一开始还能抱头自卫，后来呼吸逐渐微弱。缓过劲来的王竣瞅

准时机，一口将马顺的耳朵咬掉，犹不解恨，摸起身边散乱的朝笏，用力在马顺头上敲打。尽管马顺早已成为一具僵尸，但群臣毫无察觉，仍然用力痛打。

此时，守护在殿外的锦衣卫见大殿内乱成一团，一开始不知发生了什么，待明白是自己的上司被打，顿时一阵骚乱，个个持矛在手，准备闯殿救人。

身为“监国”的郕王早已抖成一团，瘫软在龙椅上，一双死鱼般的眼睛死死盯住乱殴的场面。太监金英和兴安见情势危急，交换了一下眼色，挥手召来几个太监，欲把郕王抬走。

“不行，郕王一走，锦衣卫冲杀进来，一场喋血事件将无可避免！”一念至此，于谦奋力从乱哄哄的人群中挣脱出来，拦在郕王面前。早在群臣乱殴马顺时，于谦没有出手制止，他深知，没有王竣发难，群臣也绝不会放过马顺，积怨只有通过发泄的管道，才能疏解。但一看到锦衣卫骚动和郕王离去，这才冲了出来。

“郕王爷，情势紧急，臣请立即宣谕：马顺死有余辜，赦免众臣无罪，令锦衣卫退出殿外！”

郕王虽然犹自浑身颤栗不已，眼前冥光四射，但他深知，一旦锦衣卫闯殿救人，局面将无可收拾，一场内乱将会在庄严的朝堂上演，想到这里，他渐渐冷静下来，对于谦缓缓点头。金英一见此景，立即朗声高呼：“郕王爷宣谕百官——”

“马顺该死，众臣无罪，锦衣卫退居殿外！”

马顺被马顺后，群臣依然觉得不解气，喝令王振的死党毛贵、王长随前来受死。金英见局势混乱不堪，害怕危及郕王的安全，于是立即传令退朝。但没有想到的是这一举动却是引火烧身，群臣又揪住金英，意欲将其乱殴致死。金英见众怒难犯，仓皇逃走，不一会儿将毛、王两太监自宫门缝隙中推出，群臣一阵暴捶，片刻即将二人击毙。犹不解恨，又将三具尸体拖出，扔在东安门示众。

骚乱一过，于谦便高声疾呼：“今王振逆党，俱已正法，众臣各就其班，勿再喧哗。”群臣虽各归班列，仍然放声号哭，不能自己。于谦见群臣相向恸哭不已，出班再奏：“众臣皆由忠愤所激，决无他意，请即降旨抄灭王振一族，以慰人心！”郕王点头应允。

都察院右都御史陈镒领命后，立即带兵将王振府第团团围住，将王振的侄子王山反绑双手推至朝堂。在于谦的暗示下，群臣虽不再动手乱殴，但仍唾击其面，怒骂不已。此时的郕王已完全恢复了常态，在历数了王山的种种恶行后，立命将其推出午门，凌迟处死。王振一家，一律处斩。自王振家中查抄的数目惊人的金银珠宝，全部充入国库，用以抚恤阵亡将士及军需之用。一时，满朝文武拍手称快，京师上下奔走相告。

退朝以后，郕王独留于谦在内，议定京师防御事宜。深夜

一鼓时分，于谦刚刚步出朝门，即被守候多时的群臣围了起来，年逾七旬的吏部尚书王直挤开众人，不住地对于谦拱手：“今日之事，变起仓猝，幸亏于公镇定不乱，奋力支持，方大功告成，上下皆安。社稷之福，社稷之福！”就在这时，内廷传来太后懿旨，任命于谦为兵部尚书。随着政局的突然变幻，于谦终于无可避免地被推上历史的前台。

已是三鼓时分，但临危受命的于谦却久久难以入睡，猝然变幻的局势令他思绪万千：皇帝被俘，六师灰飞烟灭，郕王虽以监国身份总理朝政，终究没有皇帝名分，缺少一国之君应有的尊严，今日朝中骚乱即是明证。倘若也先挟当朝皇帝乘虚攻入京城，将士必投鼠忌器，难以放手抵抗，而一旦京师失守，天下民心离散，大元皇室势必借尸复活，芸芸众生又将重新陷入连绵不断的硝烟战火中。想到这里，于谦再也不能入睡，披衣起床，缓步走入院中。

也先素以狡诈著称，当朝皇帝攥在他的手中，决不会轻易放还，因为这是他借以要挟朝廷的一张致命王牌，有了这张王牌，也先可以有恃无恐，可以大下赌注，甚至可以赢得整个天下！一念至此，于谦突觉灵光一闪：何不另立新君，让也先手中的这张王牌变成废纸？按照皇位继承原则，刚刚册立的太子无疑是最合适的第一人选，但他刚刚两岁，完全是一个浑蒙无知的孩童，值此国难当头之际，必须选立一位正值鼎盛年